

#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

中國人民大學  
新聞學院藏稀見

## 民國新聞 史料彙編



方漢奇 王潤澤 主編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

方漢奇 王潤澤 主編

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藏稀見新聞史料彙編

第二十九冊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任畢明 著

# 戰時新聞學

漢口、廣州光明書店發行，民國二十七年（1938）鉛印本

# 第二十九冊目錄

戰時新聞學

....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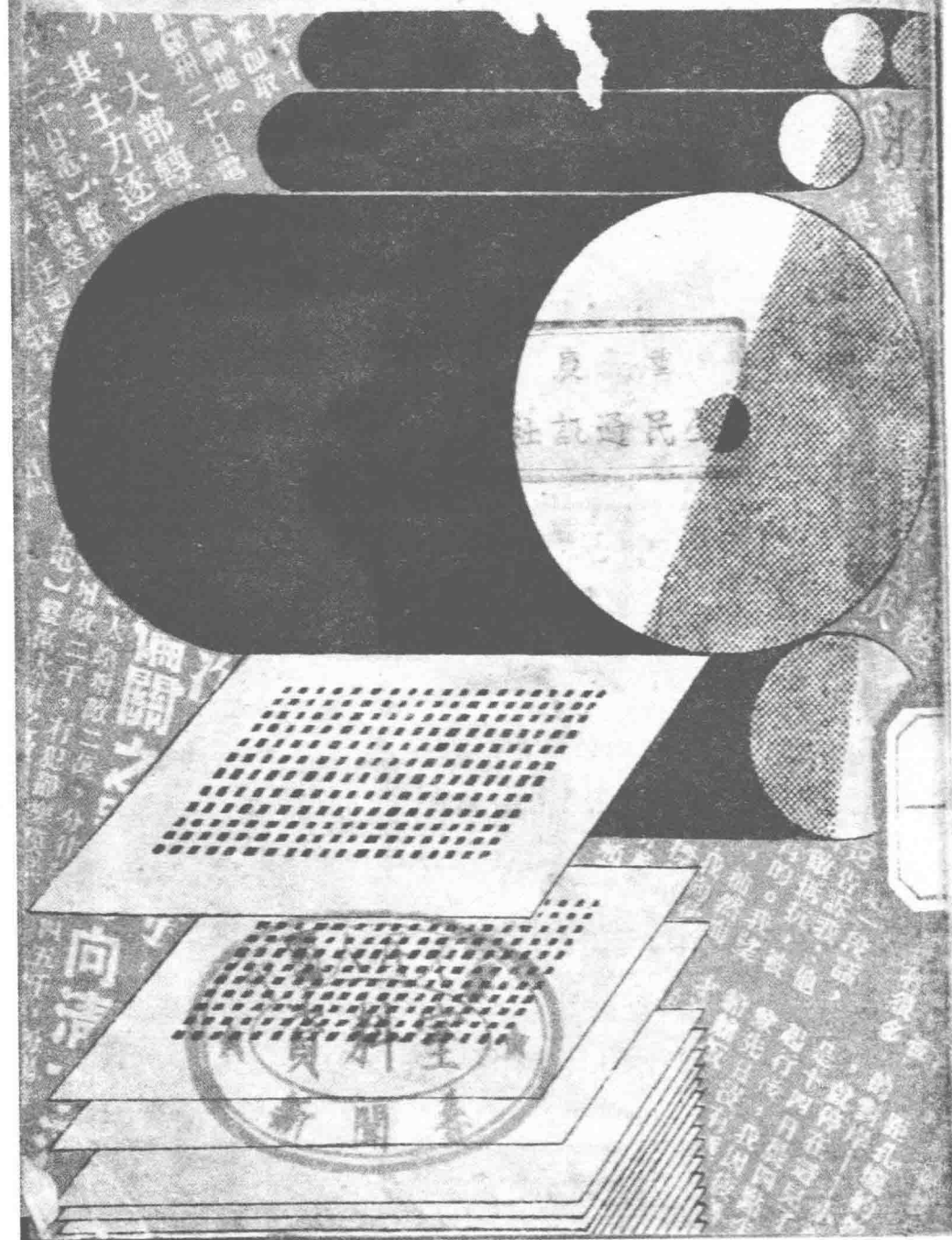
一

戰時新聞讀本

.....

一三九

# 戰時新聞學





戰時新聞學

任畢明著

漢口光明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

# 戰時新聞學

著作人 任 畢 明

發行者 光 明 書 局

漢口交通路生成南里  
廣州惠福東路惠新西街

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局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出版

每冊國幣三角五分  
外埠酌加郵費

版權所有 • 不准翻印

## 給讀者

當你們讀報的時候，有想到報是怎樣形成的麼？看劇的人，他們很少想到劇是怎樣構成的，這態度假如作為讀報以至對待一切事物的態度，結果，他連批判事物的資格都沒有。

養成自己批判事物的能力，是生活在現存社會的一個必要條件。

因此，新聞學不獨是新聞者應該學習的學問，而是凡具有文化知識的人底必備知識。

在這認識與要求之下，我很久以前，便想寫一本關於現代新聞學的書，在創辦香港中華新聞學院的時候，在講授當中，我也曾完成了關於它的理論方法的大部份，在那里，我大胆地提出了「新聞戰鬥性」這一名詞，更重新決定了「新聞學是政治鬥爭的工具」的一個定義。一直到現在，更證實了我過去見解的正確性。爲了

這，我動機把過去的意見和新的材料草成了這本「戰時新聞學」的小冊子。

我對於社會科學的興味很濃厚，同時我也認定研究新聞學是研究社會科學必需的路徑。我創辦過新的報館四五家，主持過的報館也有八九家，當中戰鬥性最力的是香港大衆日報；由一九三四到一九三七這三年多的時光裏，我沒有一刻休息過。我從事於新聞事業的歷史有十四五年，一向是拿我上述的態度爲工作的中心的。而這本小冊子，是根據過去的經驗而寫成的。

在一切工作都劃「抗戰」範疇的當前，新聞學當然要首先被提到的。不過，到現在似乎還沒有什麼成績，不但沒有什麼成績，新聞者的脚步實在跟不上抗戰的車輪，甚至還逗留在舊的陣地里，甚至走到相反的方向。

我想在這里提出我個人淺薄的見解，也許藉這淺薄的見解，可能引起讀者們對於這一問題的注視；一般文化工作者特別認爲值得討論，由這而提出更可貴的方案。則我之區區熱誠，不會變成浪費吧。

中華民國廿七年五月卅一日於廣州

# 目次

## 第一章 基本的認識

- 一、什麼是新聞學？——什麼是戰時新聞學？
- 二、新聞學的戰鬥性
- 三、戰時新聞學和抗戰

## 第二章 過去時代的新聞學

- 一、生活，思想，和方法
- 二、舊病的診斷
- 三、市儈文化交易所

## 第三章 建立我們的新文器

### 一、實踐前的理想

半殖民地的新聞事業——民族解放鬥爭的任務——理想中的新聞紙——理想中的新聞者

### 二、戰時新聞政策

什麼是新聞政策？——什麼是戰時新聞政策？——新聞政策的功能——怎樣去建立戰時新聞政策？——戰時新聞政策的實用

### 三、實踐中的常識和技術

現有毛病十一點——技術運用方法——對內的十二點——對外的四點——對敵的三點

### 四、三種法寶

地方報——壁報——號外

## 第四章 幾個要解決的問題

- 一、統一戰線
- 二、檢查制度和言論自由
- 三、新聞文字問題
- 四、小型報和小報
- 五、記者的任用

## 第五章 應用講義十四課

- 第一課 怎樣開辦報館？（通訊社附）
- 第二課 怎樣做訪員？
- 第三課 怎樣集稿？
- 第四課 怎樣製稿？

- 第五課 怎樣編輯？  
第六課 怎樣標題？  
第七課 對軍事新聞怎樣？  
第八課 對政治新聞怎樣？  
第九課 對國際新聞怎樣？  
第十課 對社會新聞怎樣？  
第十一課 怎樣編副刊？  
第十二課 怎樣寫評論？  
第十三課 怎樣營業？  
第十四課 怎樣管理工場？

## 第一章 基本的認識

認識，是決定行爲的法則；某種的行爲，被支配於某種的認識。

基本的認識，是主觀上對於應付某一對象問題所採取的態度的出發點。要判斷它的正確與否，則視乎它主觀的決定是否根據於客觀的條件。換言之，它的出發點是否根據於「正常生活的要求」。

即如在新聞學方面，便發生許多種的理論，因而發生許多種不同的方法，最顯著的，一種是非政治的，而一種却是政治的，他們恰恰是站在相反的地位。原因，就是爲了兩者基本認識的不同。——基本認識是大前提，行爲方法是結論。

我們此刻要談戰時新聞學，便得首先把這個大前提決定了，才好去決定一切。首先，我得說明「什麼是新聞學」？

## 一 什麼是新聞學？

「新聞學」，許多人替它下過定義，大概不外是「新聞學者，是研究新聞理論方法的學問也」這一類的說法。它顯然早犯着機械和含糊的毛病，而它決不會給予人們以一個正確的認識的。

「新聞學是一種政治鬥爭的工具」。這是我對於新聞學所持的一種見解。

從新聞事業的歷史發展去觀察：由古羅馬紀錄軍報的目錄，漢唐「宦海升沉錄」「起居注」式的邸報朝報，進而為無聊文人吟風弄月，發洩牢騷的玩意，再進而為市儈的生意經，漸漸變成為大眾所需要的生活資料。有人說：「報紙是人類的精神食糧」：法國人以牛奶麵包報紙為三種必要的生活資料；英國人認為「在十四歲畢業小學而入社會的英國人，有十分之八以上，此後只受着新聞智識的教育」。這是新聞事業在社會進化過程中的重要性，同時，也可以說明了新聞學進化的必然性。

人類是政治底不斷鬥爭的動物，社會是不斷鬥爭的場合，歷史是一部不斷階級鬥爭的紀錄，新聞學是和政治經濟哲學諸社會科學一樣的成立存在和發展的，它的根據，是社會的現實形態。因為社會事物的發展，新聞的對象越發擴大，在這複雜廣大的社會中間，我們爲要達到我們鬥爭底目的，我們就必須從紛亂的事象里加以分析，決定，選取我們需要的條件，配合時代進化的需要，而負起一種報道，批判，領導社會鬥爭的使命。（所謂報告文學，它決不能沒有這些內容。）因此，新聞學是政治鬥爭的工具，乃爲歷史社會條件決定了它的。

明白了這，我們便可以去解答「什麼是戰時新聞學？」這一個問題。

戰時新聞學，正如戰時教育，戰時經濟，戰時政治等等根據於戰時社會的一切需要一切政策而成立的。戰時社會的正當生活要求，和戰時的一切政策，都是以戰爭勝利爲中心的，因而戰時新聞學，當然也以戰爭勝利爲中心的；同時，成爲戰爭的工具的。我們所指的戰爭，是反抗侵略而鬥爭的戰爭。反抗侵略而鬥爭的戰爭，才是人類「正當的生活要求」。所以，「戰時新聞學，是反抗侵略壓迫而鬥爭的戰